敬事草

敬事草卷九目録

原缺

細也既無所推避又無所控訴且係迫切緊要之際安得不衰請于君父之前惟冀 聖慈俯留片晌之神不惜隻字之重命官分治以亮天工庶幾臣得藉手以報鴻恩二十九年正月十六日上

糾劾来朝官請臨御揭帖

題該刑部等衙門一本為糾劾事因天下大小官員来朝擬于二十三日舉大班糾劾之典臣惟朝覲考察國家大事既以黜陟寄之部院慎詳隲而明至公又以糾劾揚之大廷飭訓辭而昭聖意不過一臨涖一戒諭而激勵人心之大機實在於此自頃以来 皇上葆真清籞希傳蹕音而法禁浸踈人心浸玩則所以易踈而密起玩而惕者正在今日蓋此典乃三載一行非

常行之典各官又萬里遠至非常朝之官考察既畢雖薄有所懲而糾劾未行豈翻然知改非引之于至近臨之以至尊肅之以彈章霈之以玉音則德意無由而宣達精神不見其流通計事雖成視同故事人心終無警吏治終難興也比者征播獻俘御樓受賀各官快覩猶謂奇逢若親以其職事而儼然睹天威于咫尺輷然聆天語之責成其為濯磨更當萬倍伏願　皇上暫移天仗一御文華殿面賜糾劾處分不惟使

來朝諸臣有所禀承而在廷在外爭自奮矜思
宣德意于天下矣正月十八日上

請乞首輔歸揭帖

題蒙發首輔病告本令臣擬票臣一向望首輔再起且避嫌疑不敢輕票其去比冬入春臣親見其病勢沉重而其二孫及諸家人皆向臣洒泣若擬再留則臣以不誠事 皇上且以不信待僚長矣為輒擬恩放一仰體優禮輔臣之意查例從厚臣不敢私惟 聖明裁亮 二月初四日上

催考官揭帖

二臣題會試各供事官例以初七日陛辭入簾今已初六矣臣等推舉考官正副二員未奉俞旨時日甚迫伏乞 皇上垂念即賜批發庶不誤明早入簾大事伏候 敕旨 二月初六日上

請補天下官揭帖

題昨吏部尚書李戴到朝房會臣言大察之後外任缺官甚多而最緊要者天下兩司缺七十餘員頃者推補未俞不勝懸跂臣惟布按二司官乃一方官之綱紀綱紀弛則條目廢簿書期會無所稟承貪酷縱肆無所稽察錢糧無所督催盜賊無所詰捕訟獄無所清理軍民無所安輯地方關係誠非眇小大察畢時　明旨令各官領勑之後嚴限刻期到任不許留京過家遺

者聽撫按官嚴參重處蓋宸衷之周于四海如此令吏部推本末下又上總催及職名脚色一本簡要明白便于覽裁伏乞留神默發臣愚不勝惓惓

二月十三日上

請補講官揭帖

二臣題照得日講官舊例六員後止存二員一撰大學衍義講章一撰通鑑講章今春講官劉元震考滿未經復職則僅存朱國祚一員撰通鑑講章而衍義講章闕人撰述因循日久曠廢滋深在元震則堅以未奉復職之命不敢朦朧直講此其翼翼之小心也乞命元震照舊日講惟復別有處分庶臣等有所遵奉不誤講讀大事 二月十四日上

言大禮揭帖

題臣自去年春夏之交入侍　皇長子講筵至于杪秋病告不出昨者循例入侍曠違一年矣仰見睿體益充睿學日懋聰明仁孝簡默端凝甚肖我　皇上真吾君之子也臣不勝慶賀臣惟冊立冠婚之典屢奉　諭旨昭如日月中外遵守亦既有年臣每抑按諸臣令其靜俟今春已過半而未聞嚚譁一則信　聖衷之無他一則諒時勢之難緩頃　皇上渙發天心特命移

宫又傳講學此中外所為安定也但衆口不齊人情難保桃夭之期甚迫而迨吉之命未聞其為激聒端恐不免伏望趣此諸臣無言之時接續發諭令禮部擇日具儀以成慶典以彰英斷幸甚臣惟我國家聖聖相承家法極正我皇
上至孝寧親至友睦弟至慈鞠子一動一作必于禮制皆可為萬世準繩緝熙光明正在今日以昭令名于海宇以軼顯號于帝王今索瑕指類之徒不得輕美筆舌豈不美歟臣又惟華封

老人之祝帝堯也一曰富二曰壽三曰多男子
豈不以富而且壽始見福徵多子多孫方稱全
福此盛德聖人之所克享而忠愛臣子之所共
祈也臣嘗恭考我國家史牒　太祖開天立極
壽考發祥時則二十五子一百二十一孫累朝
以來本支日茂如　成祖四子二十一孫　仁
廟十子十四孫　英廟九子三十孫　憲廟十
四子二十一孫　皇祖世廟篤生　穆考光啟
皇上所誕八子五女十一子女孫當其時龍種

滿前捧觴上壽衍皇派于不億奠磐石于萬方有親見曾孫而含飴嬉矣剖圭分封者父子祖孫白首與朱顏相映宮闈熙熙稱至樂已故記稱父母和順而本之于宜爾室家詩詠克昌厥後而繼之以綏我眉壽然則室家之樂正以醞釀太和而開 聖心之愷懌子孫之昌正以培養元氣而增 聖壽于萬年也今 皇長子既踰冠室之期諸皇子亦當長成之日繩繩繼繼宜子宜孫 皇上方以盛齡凝命厚德歛福可

以齋休　三祖而度越　諸宗令淼斯麟趾圖
繞膝前而共舉萬年之觴此人間之至樂　聖
皇之能事豈惟家慶實乃國禎何不及時而遂
舉此禮也臣又聞之信鄙俚之談者闇理義之
論狥曲小之忌者妨遠大之福故無稽之言勿
聽弗詢之謀勿庸惟德動天眷德自古談陰陽
天人而窮理盡性以至于命者莫詳于易易曰
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是以自天
祐之吉无不利也夫以天人之助而歸之順信

則一德修而與吉會可以斷天下之疑矣今豈有以妨忌曲說進而致 聖心不能釋然乎明主舉事惟問典憲何如理義何如聖賢之謨訓先王之成法何如若浮游紛淆依托疑似非經非法之言皆絕勿進故禮樂明備道德崇厚而祿壽亦無窮也今臣雖愚所靠者 皇上所重者 君父所守者忠敬所願者吉祥日以福壽康寧為 皇上祈祝于 皇天后土 社稷祖宗之前即滿朝臣子賢愚不同而此心盡同

儻有小小妨忌豈忍冒昧隱默不思一為委曲
通融成全之計者乎　皇上聰明齊天諒無此
等繫係有如不釋請思　祖宗時循用何道而
康寧福壽則知妄忌不足信而良時不可失矣
臣獨力承天無可推托故不覺率爾深言不知
忌諱撥理度事稽古考今聖賢垂世立教之論
祖宗光前裕後之蹟昭然不爽更無纖疑實非
強辭借言為開道計　皇上信臣甚專托臣甚
重而又正在少歡樂多憂慮之際敢必沃心釋

虞戍歡真輔弼事臣復何人而敢懷情不盡是

用畢其區區惟 聖明留神省察 二月二十七日上

言李成梁可遼帥及宣大督撫當補揭帖

題臣惟當今急務莫有甚于邊防者遼帥馬林既見黜矣　聖諭令兵部早補是誠至計昨接塘報言虜歹青等于二月初一日犯錦州方春虜馬正弱而敢于入寇其蔑視中國甚矣幸我兵偵探備禦無所失即出境耳遼之仕宦及舉監生員吏役人等連名投揭朝房謂昔李成梁鎮守遼東二十年屢奏捷功虜人畏服自成梁離鎮十年之内八易大將戎務盡弛戰守無資

遼事之壞已到七八分處還將成梁前去方可整理不然日壞一日必無遼矣彼家在鐵嶺爲國爲家必宜盡力况其威名夙著命若一下虜必知懼非他將所能及也衆人再三懇臣奏聞非本兵與臣商量故俯順輿情推舉前去伏望皇上軫念遼東國家肩髀陵京藩鎮准命李成梁出鎮仍乞稍加禮數作彼忠勤勉以大義勿許以老爲辭國事幸甚臣又惟宣大與大虜只隔一墻虜王雖安靜而別部小達子時時作歹

未可便置度外又況虜性無常安知不乘我懈弛俄作叅差乎今宣府巡撫王象乾已陞川貴總督而宣大總督楊國楨又遭丁憂二缺皆經會推未蒙點用臣以為此又一大急務也巡撫之篆可令總督暫管而總督又缺復令何人代庖一切撫賞諸夷統率將士分布兵馬督理糧餉緝捕盜賊安輯軍民皆非小務久無主管則内而廢事外而損威諸虜聞之不益輕中國乎此二員官比之天下各衙門官萬分緊急伏乞

早賜簡用黜發幸甚幸甚臣考嘉靖間　皇祖甚重邊計然尚有庚戌之事虜騎直薄京城烽火照徹禁内　皇祖至廢寢食逮　皇考時俺荅因愛子来降感　朝廷不殺之恩始受封爵然虜王之所不能制與陽順陰逆狼子野心者又何限也比来居安忘危玩視忽戒頗輕邊任頗薄邊功如閲視之賞稽格不下餽餉之需乏絶不繼豈所以慎疆圉而衛社稷哉有如虜一旦狡焉逆我顔行縱有善救者起而撲滅其所

傷豈一二乎孰若明賞罰善廢置謹守成法不
潰心力而求絕患虞之為愈也臣寄任匪輕憂
責實大敢不縷縷盡言幸而無他臣言猶為遠
慮不幸有警曉下便生近憂禍福之機寧可料
度有備無患古之格言伏惟採納勿言見之施
行幸甚 三月初九日上

再催遼帥及言罷斥多官揭帖

題臣惟 國家大事莫甚于邊防而我 朝建都與虜為隣朝發夕至尤為喫緊 祖宗列聖經略備具至于 世廟親罹庚戌之變尤極加意焉遼東近罹倭虜之擾者十餘年殘破疲累危到七八分虜今日再不整理必有不忍言者總兵馬林既蒙華任內外僉論謂非李成梁不可 皇上徙年特用李如松固嘉成梁威名尚在而謂其子必能制虜也今若即使成梁老手

展布視子更精必當不負任使矣麻貴亦一老將威名不減但係西人必用西兵為家丁馬林因用西丁攪擾遼人家家為之厭苦麻貴若不帶家丁則無手足若帶家丁又蹈前轍不若成梁即用遼丁為簡便也二人之外豈無他人皆止因人成事僥倖成功者耳成梁雖老又無宦情而其精力矍鑠尚稱謀勇廷臣推舉不敢孟浪惟冀　允可至于宣大總督宣府巡撫臣前揭已盡實宜早點又有薊遼總督延綏巡撫二

原缺

辭府江恩命疏

奏爲驚聞殊命分難覥承懇乞　聖慈俯容辭免事頃臣偶疾請告調理該吏部接出　勅諭勅吏部府江叛猺蕩平大獲全捷內閣輔臣運機調鼎勞績可嘉茲特加恩示酬元輔志皐加兼太子太師還賞銀八十兩綵段三表裏次輔一貫加兼太子太傅還賞銀七十兩綵段二表裏各廕一子入監讀書餘官如故都照新銜給與應得誥命如勅奉行欽此移咨到臣不勝愧

汗不勝感泣顧揆愚分深切兢惶隨該文書官
金忠恭捧銀幣到臣私寓臣不敢固辭扶掖望
闕叩頭恭領容臣另行報名廷謝外惟是陛曕
萬分難居輒敢畢其區區之愚臣惟朝廷之所
以御世者惟賞罰賞罰當則人效其官而莫敢
逃其責人盡其力而莫敢愛其身故賞罰非可
以意輕重惟功罪是視也府江之捷介胄士之
勞也臣居內閣獨持文墨議論耳即有題奏之
經承大都皆職掌中常事非能運籌授畫如古

發蹤指示者比也武夫力而獲諸原文臣坐而分其賞人當謂何 恩命出于 聖心意常從厚而閣臣不預邊賞臣等屢言不可復濫也明甚臣聞施惠于人者當令其可受古者愛弊袴以待有功雖在金幣未可輕與顧 皇上體貌輔臣時加橫賜而臣既忝其官敢辭其賜抑情而受猶有可言若加官廕子非常恩數疆臣之蹀血履腸者上賞不能過此而臣何人也敢冒領乎聽臣之言行臣之意所以榮臣厚臣者甚

多臣之所得侈矣臣願　皇上推優厚輔臣之心徧及勞臣毋使人有缺望之嗟不均之歎又願　皇上推賞人從厚之心罰人從薄使皆游于光天化日之内以無傷其樂生之心則臣立下風竊得分光借輝逃咎塞責臣之幸也　皇上之賜也伏望俯鑒臣言非虛收回成命將陞官廕子誥命等恩准臣辭免臣無任懇切感激之至　三月二十八日上　四月初二日奉

聖旨府江大獲全捷朕心嘉悅卿為輔臣朝夕協

原缺

謝問疾賜物疏

奏為恭謝天恩事臣因患病給假調理伏蒙
聖恩遣御前答應牌子張瓚齎賜臣鮮猪一口
鮮羊一羫白米二石酒十瓶甜醬瓜茄一罈到
臣私寓臣謹就臥榻叩頭祗領訖伏念臣拙于
養生毎處危而僥倖果與病會至伏枕而呻吟
歷君父惟疾之憂拜御厨大烹之賜如枯荄逢
春風以披拂似涸鮒獲江海而浸濡應知帝曜
之所照臨定見凶蹷必為退匿肉骨有望鏤心

無涯三月二十九日上
四月初二日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禮部知道

辭[illegible]府江恩命疏

恭為殊錫難承小量已溢再懇　天恩准容辭免以分明義以俾生全事頃蒙　皇上敘錄府江功次推恩及臣晉兼宮傅廕子給誥內揣非分具疏控辭奉

聖旨府江大獲全捷朕心嘉悅卿為輔臣朝夕協贊殫忠運籌加恩酬勞實為稱典宜遵成命不允所辭該部知道欽此臣竊思人臣所罕世而奇遇者人主之隆恩所鞠躬而恪遵者人主之成命臣獨何心而敢固為

煩瀆之辭哉自量審矣維此府江之捷蓋緣惡猺作梗郡邑受殃鎮臣運籌武夫効力蒐獮芟刈以靖黎民其功固偉而比之禦虜禦倭征誅不軌者亦為有間故總督之酬止于量陞一階及銀幣之賞耳將帥以下尤其斤斤至于該部科道一無擬及矣夫行賞止于如此而臣則居中受成者未嘗費一札之書借一籌之箸也乃至叨膺異數超彼督臣勞未嘗居衆人中而賞乃出于其上豈不妨公是失人心內何以質方

寸外何以對百僚寧非寡廉鮮耻而犯在得之

戒我恭繹制詞過稱臣朝夕協賛者豈以臣有

奔走微勞假此以示慈惠乎則臣滋不敢當臣

在閣八年三蒙陞廕一以考績兩以邉功邉功

既是濫叨考績亦為溢賞撫躬省分常懷撲滿

之憂循名責成更深覆餗之懼自舊年秋冬積

苦勞瘵屛居三月始獲生全而入直以来連綿

猶故曾無一日稍獲安舒自忖福分有限天命

難知獨惟茹苦絶甘實慈與儉或可將此償彼

稍延視息且以多病之軀當多事之日効無一
二罪有萬千長思退開舉賢自代而可躐進無
已不知止足哉此所謂害生于恩寵翻為辱者
疾顛速庚愈不能少待矣謹用百叩懇辭伏願
俯亮臣言悉出衷素收回成命以遂禱祈則寵
臣辱臣者大而感激鴻私益比于天海矣二十九年
四月初三日上初六日奉
聖旨朕以府江叛猺蕩平文武將士俱已敘功陞
賞卿為輔臣朝夕贊襄勳勞茂著加恩示酬寔遵

彝典宜遵成命不必固辭該部知道

原缺

亦乞量罪遣發免其久繫以散鬱蒸之氣以暢愁怨之心則萬口歡呼遠近傳頌實感和召祥一大事也易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欲祈天地雷雨之解先為政刑赦宥之解著之聖經恪可遵信臣偶有一得輙力疾草奏惟皇上省覽採擇 四月十二日上

原缺

言楚亂揭帖

題臣伏病在家連日訪問外情知楚事更多不敢不奏武昌之亂因陳奉既叅馮應京去任即大出告示數其過惡訐張得意小民家家痛哭雖老稚亦追送馮應京如其父毋因而互相殺傷以激此變陳奉見勢來危急躲入楚府若非楚府則奉為粉虀久矣巡按在常德地方未回巡撫在省城小民恨巡撫曲護陳奉隨車痛罵放火燒其衙門昨巡撫疏中但言失火諱之也

觀其引罪深切可見矣今小民群聚圍繞實未
嘗散就使暫散安知後之不復聚而相擊殺乎
不獨省城即通省大小軍民無不怨彼故道途
皆梗消息不通衆怒水火不可嚮邇矣蓋武昌
之民前年已作一亂冀奉猶有改圖今彼日甚
一日决然不與俱生臣固慮奉必遭毒手奉不
足惜如國體何為今之計宜早發一　諭數奉
過惡而罪之另選一老成忠慎者往以安楚民
以尊　國體不宜待百姓之殺奉而後圖之也

楚民素悍勇好亂陳友諒子孫極多今改姓柯在承天興國州地方滿山谿皆是從來不服王化有司不敢制憂其叵測兼以蠻夷雜居之處易動難安若亂而後收拾為力萬倍宜萬萬加意臣在床蓐千回萬轉頃刻難處輒草此揭以請若但責奉改圖恐其禍本未拔釀亂未已耳伏祈萬萬留意幸甚幸甚四月十五日上

四辭府江恩命疏

奏為誤恩非典萬不敢當四懇俯亮微誠收回成命以免屢瀆　至尊事頃以府江之捷加恩及臣臣已三辭備輸誠款奉　聖旨朕以府江大獲全捷敘功陞賞卿為輔臣朝夕調爕茂著勳勞加恩示酬匡導成命慎勿遜辭該部知道欽此控辭愈力天語愈温徒令臣感激隆知伏枕號泣藉使可受則既叨顯榮又免陳瀆於臣豈不甚利甚便而顧有不可靦顔者非為例當

有辭讓故事也亦非但為閣臣不與邊賞一節
也蓋是役也一方之事數月之勞督臣奉將天
威指顧而定故臣之擬是賞也雖本之部議無
所異同亦謂計功議酬略亦相當是以謹守常
格無踰越也夫既以常格律人即當以常格自
律既以無踰越處人即當以無踰越自處安有
施之人者一格而受之己者又一格是將托之
于何典乎又非徒如此也凡當事者宜受上賞
助勞者宜受中賞今以臣之在旁而賞乃出于

當事者之上本末不相稱倒置莫甚又豈可令人見乎若曰督臣之賞不薄則臣宜薄于督臣若曰督臣之賞尚薄則臣宜無賞以謝督臣又不獨如此也凡功大者敘及本兵敘及主計而臣今未擬及也敘及議科敘及勘道而臣今未擬及也所以不及者亦非忘之為功小而可略也既曰功小而可略何特于臣而異等豈于彼可略而于此不可略乎然則臣不但無以謝督臣亦無以謝廷臣猥濫名器紊淆典常立朝泣

官何以施顏題書荅問何以置辭上以非倫之
制詞誣逝者何以告先下以非分之廕敘誤後
人何以貽穀執法得而褫奪行道得而吐唾有
臣如此安所用之夫王者以榮祿砥礪人而未
嘗不鄙饕餮之士人情誰不厭貪賤豔富貴而
烏可希壟斷賤夫之所為臣三疏中已悉此意
小醜備物危亡之符力不回天有此控擾若不
獲命其能無再瀆哉伏願 皇上鑒臣之情纖
毫無假亟准辭免俾安分誼若隆恩厚德則銘

之心齎有啣結不足語報者矣臣不勝徬徨迫切叩首叩首之至四月十八日上
二十一日奉

聖旨朕以府江獲捷卿居政本贊襄加恩示酬實遵彝典卿乃屢辭情詞懇切具見忠慎謙衷誠可嘉尚陞官特准辭免廕子宜勉祇承方今國家多事卿宜慎攝稍可即出輔政以副眷倚至意該部知道

言大典揭帖

題臣嘗揭請舉行大典而考我朝　聖祖神宗皆因時起事以至于後踵蕃衍福祚靈長言皆有徵意期啟沃不覺疊疊滿篇不知曾　賜覽觀否無論在廷之煩瀆可厭即臣亦自厭其瀆瀆而終不能無言焉蓋此舉自　國家盛典至今日又國家曠典顧為理勢之所必然古今之所同然如日用飲食不可缺之事乃常典耳何得視之太重待之太堅而至于行之大緩乎其

子而願其長長而願為之冠為之婚又願其處
早成立育男婚女啟後光前自遠古以至未今
自天子以至庶人誰不同此心同此事臣故曰
此常典不足以傾　聖心之遲回也　祖宗累
朝繼繼繩繩以及我　皇上　皇上二十齡而
誕育　皇長子以及諸皇子今　皇長子已居
皇上誕育之年而典禮尚遲則誕育亦且遂遲
皇長子遲則諸皇子亦且以次遲然則　皇上
齊天之福固不藏乎　太祖而　太祖有一百

二十一孫　皇上尚未有一孫更待何年而遂此多孫之願乎青宮正位玉樹盈前環幄遶指遞起為壽一派分支共扶國祚于萬世　皇衷有不悅豫而　聖體有不安康乎士庶之賤有三十歲而見孫者至尊今日尚缺此事臣固以為晩也臣比纂修玉牒恭計天潢之多至有一十五六萬位矣此皆從　太祖一身之所衍生者　皇上體厚氣完福隆慶備亦可期子孫有如此多當從今日早為之計　皇上寧無意乎

臣又思　太祖既有一百二十一孫而又享極高之壽此可見冊立冠婚無妨于聖躬而適足以致永年多福之驗也　太祖以無疆景祚開創于前　皇上以無疆景祚紹述于後仁覆天下萬福自集聖德益大聖壽益高　太祖未嘗疑子孫之多以為妨礙比類而推理亦彰彰著明矣蓋唐虞之朝稱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凡假借禍福之言牽合徵應之語非存之典籍載之詩書者宜無聽納于耳介滯于心孔

子曰大德者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詩曰嘉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夫曰令德曰積善曰惠迪修此道者諸福必從此理自然萬無一爽舍此之外皆所謂無稽勿詢而帝王之所逆棄者何足以縈犖心胸而撟誤天下之大事也　皇上幸秉此諸臣拱聽之時獨奮英斷成大信于天下　諭禮部將三大典禮擇日

並行天下幸甚宗社幸甚四月二十日上二十二日奉

聖旨朕覽卿奏懇切詳明具見忠愛敬慎已知道

了但大典所用器具成造未備且昨覽文書見禮

部與多官又共上本章瀆阻故爾疑遲所奏已知

道了

五辭府江恩命及乞罷歸疏

奏為輔理無功有罪世賞冒濫非輕乞恩准容辭免仍乞罷放歸田以重政本事頃臣因病兩疏求歸未蒙批發府江敘功加臣以晉官廕子給誥等恩臣四疏懇辭奉 聖旨朕以府江獲捷卿居政本贊襄加恩示酬實遵彝典卿乃屢辭情詞懇切具見忠慎謙美誠可嘉尚陞官特准辭免廕子宜勉祇承方今國家多事卿宜慎攝稍可即出輔政以副眷倚至意該部知道欽

此夫臣之事主豈敢飾虚固辭大恩亦以誠難自欺而正不可改故也臣在閣七年獨任者三年矣去冬一病幾不復生今春以來顛躓者屢而不諒者尚曰未然人固有勞瘁愁苦不得志如臣而不病者乎金石將銷而况血肉之軀耶可以喻矣今臣未敢論病但論不職則臣之當黜不當賞明甚前疏所陳亦姑與督臣廷臣較而言其不可耳非原本之論也請復陳之人之責臣者皆曰天下無不可為之事明主具可為

堯舜之資而不為堯舜則輔弼大臣之辜也既不能矣亟宜奉身而退以付能者天下寧無人乎臣深以其言為然生平伎倆竭于此矣虛擲歲月于今極矣尚復遷延更何所待今日已誤可再誤乎此臣之所以悚息悲啼而不覺病之危殆也引罪求去萬不得已 皇上不孜孜政事而獨拳拳以府江之恩私臣人以為上之所以厚輔臣者如此寧不聽其一言乎輔臣能多取于上如此此謂不能得請于上乎典禮之未舉

也閣臣之未補也多官之虛席也考選之久稽也礦稅之横索也刑獄之滋濫也宣索之過侈也放逐之莫還也有一于此足以罪臣而况無此以責臣臣何所持以謝天下含垢忍辱而無耻令古惟臣一人耳不能為國家畫一奇無分毫功德報朝廷酬天下而身都大位不去既已罪矣又復竊人之功冒人之賞且倍蓰焉尚有人心乎昔齊桓公出行見老人而賜之衣辭曰願賜一國之寒者賜之食辭曰願賜一國之饑

者今天下之為饑寒者多矣而臣不能以老人之說效臣之罪可擢髮難應賞亦當辭又況不應賞乎臣既不能以正輔導而今日之賞安敢不以正辭 皇上第中心無為以守至正復萬曆初年治平之觀則君臣偕榮河潤無限必不令臣之子孫不立門戶矣敘廕誠非臣願不敢以汚明命玷國章懇乞 聖明察臣危衷昧臣昔言容臣辭免廕恩仍放回籍以為奉職無狀之戒別選賢才以資弘贊之功天下未嘗無賢

才也惟選擇而任用之必有旋乾轉坤之策若
臣伎倆已盡空留無為也臣不勝哀懇之至四月
二十二日上
二十三日奉
聖旨府江大獲全捷卿運謀贊襄加恩示酬實為
舊典乃屢疏陳乞情詞懇切廑恩特允辭免成卿
勞謙之美方今國事多艱卿宜慎加調攝稍可即
出輔政以副慰朕至望所辭不允吏部知道

回諭札　言楚變處置揭帖

題該文書　官盧受傳出

聖諭諭內閣朕以開礦稅課原為裕國愛民權宜之計何乃內外官員不能仰體協恭任事殊負委任德意近湖廣激變軍民鼓譟異常該撫按官奏來昨東廠具奏傳聞奉差校番有被變民綑縛投江而死者又有羈留不能回報者覽其各奏連日焦思雖係內官陳奉濫用匪人徵多鮮少致啟釁端其該地方諸文武官受朝廷爵

禄誦孔子教言既不能遵旨調停和衷於平日
又不行忠君執義撫戢於臨時職守何在法紀
奚存各處若皆群起效尤縱惡長奸辱國損威
莫此為甚陳奏已有旨由京治罪而鼓譟之相
戕其中喧聚猖亂必有指使首惡之徒卿等為
朕輔弼股肱義同休戚作何安撫禁戢並查處
該地方經管官員及正法首惡脅從姑免追治
詳擬奏來特此諭知欽此臣捧誦欣嘉仰見
聖心加意楚事講求安撫禁戢仁義並施之術

臣聽聞滿耳前揭咯具日訪夜思頗得機要臣
愚李道本處分發去彼處亂釁可鮮五六分矣
楚中喜見天日必歡然呼萬歲矣此只是前一
着耳楚中還看朝廷後着如何百姓不堪陳奉
之害及參隨人等剝民奪民淫民妻女不勝憤
恨群然並起勢不俱生忿之所激不顧生死今
聞　明旨取回陳奉治罪則百姓憤心漸平但
恐自知有干憲典懼心未釋或尚屯聚未即解
散耳臣之愚慮以為當先安人心而後以解散

繼之先散黨與而後以正法繼之總當先遣才望大臣往代巡撫之任密授方略按先後着數而行盖楚人怨撫臣支可大極矣變之初起有坐其門呼名而罵者撫院之火亦百姓所為因按臣出巡在外撫臣一味詭隨全不禁約衆隨之橫故百姓恨陳奉而因及撫臣撫臣被百姓輕侮至此則臨事不足仗倚可知百姓於撫臣尚且罵詈焚燒則於各地方官不復顧畏可知臣記得萬曆初年浙江兵民兩變毆打巡撫吳

善言　旨意但歸罪於啟釁之人而以德意撫

戢其軍民遣侍郎張佳胤為巡撫密授以意佳

胤於是宣布德意撫安地方從容訪其渠魁一

舉擒之奏報朝廷榜示天下不激不徐甚為得

法今日楚事當畧做此意而圖之蓋楚中治亂

安危在此一舉得法則收拾甚易可止如浙江

之變不得法則收拾甚難恐遂為寧夏之續矣

聖諭所謂首惡正法脅從姑免追治甚得定亂

之法但倉卒之際尚未知誰為首惡誰為脅從

不但事有枉縱而恐百姓一聞拏治之意誰不自驚自疑彼首惡者反得挾衆人驚疑之意以自固又或至于逃江匿湖煽動蠻夷為患不小故臣請且慰安觧散而以安撫禁戢二事並授意于新巡撫行之陳奏罪惡深重宜明示重處以洩衆憤巡撫支可大先事不能規正遇變不能彈壓當勒令回籍聽候而遣一大臣星馳代之許以便宜從事到彼宣布恩威分散黨與然後從容密訪致變之人與鼓譟之人務在的實

原缺

又言楚事遣官揭帖

題竊見古人遇有難處之事必先擇一了事之人假以便宜則事功不勞而成湖廣軍民鼓譟一事臣引先年遣張佳胤之例以對　聖問因思群臣可以堪此任者亦少若外面遷轉則恐到任稽遲且朝廷密意無由指授在廷之臣未經事變者又未知其能辦此否若官階已崇及曾經用兵者又恐百姓驟聞或生驚疑而成他變臣反覆思維又與部院商確惟用工部左侍

郎趙可懷最為妥當本官曾任陝西應天兩處巡撫遇事善處迎刃立觧不激不緩動中機宜若令本官照張佳胤故事往代支可大巡撫湖廣地方朝廷授以方略令彼便宜從事限五日以裡起身前去臣知其到彼必能宣布恩威觧散亂民訪察不職文武官員殲除首惡放釋脅從不致枉縱不須焦勞而事可盡辦也往時張佳胤原是特旨欽遣不由部推故臣與部院議定始敢密以聞早遣一日則有一日之效惟復

仍命廷臣會推候旨點用伏乞　聖裁其湖廣
司道府縣等官有缺而未補者臣已咨語部臣
速推相應人員星馳赴任并乞　聖明察賜點
用臣謹擬諭帖一道惟裁擇施行

催點各司道官揭帖

題頃接新簡巡撫湖廣侍郎趙可懷揭帖內言請補地方司道官員等情臣惟布按二司官員下以統領郡縣之事俾之可達于上上以宣布撫按官之意俾之必行于下故比之綱紀樞轄不可一日缺者也今趙可懷奉命出撫首以此官為請可見撫臣情此如左右手之急矣以此推之天下之望司道者其情豈異哉臣思二十六日吏部題補司道官一本蒙 皇上已點三

十三員發臣票上而尚未允發臣惶惶恭俟以日為年伏乞即賜檢下庶令海內皆知宵旰憂勤德意而所以消釁孽保治功者不小矣臣不任懇求之至四月二十八日上

票鄭國泰本附揭帖

題今日文書官盧受傳出

聖諭諭內閣朕今日覽文書見都指揮鄭國泰一本甚是狂肆可惡且大典之旨不啻再三何乃違旨又來奏擾且春初內外及諸司靜俟朕即擇日命其移居矣而隨着各該衙門上緊查例題造所用之物有何疑議况器物皆金銀珠玉即士庶富族尚且常用何乃帝王之家而不用乎諭卿等知恭捧到臣臣再三叩頭欽誦適又

發鄭國泰本令臣擬票臣看詳此本具見國泰
小心敬畏之意戚畹如此可謂賢矣正宜嘉奬
以成其美似不當與尋常奏擾者一槩而視也
蓋國泰之意一則欲闡揚皇貴妃之賢名使無
訛言一則欲保全己家之福祚使無後患一則
欲解其母夫人之憂慮使之康寧壽考故違
旨奏擾有所不顧器具未備有所不知而不覺
其言之剴切實與諸司無故而狂肆者不同也
臣惟此禮天下望之甚久疏中所言伏闕跪請

原缺

言首輔病催補閣員揭帖

題臣惟首輔久病沉綿不省人事萬無再起之理滿朝不咎首輔之不去而咎臣之不以上聞今日其子鳳翀又來朝房見臣涕泗祈請代揭伏望　皇上早許致仕以全優禮輔弼終始之意臣又惟內閣四人獨臣猶在而支離百病負荷無堪區以　聖恩深厚不得不勉強支持迷忘既多錯亂不少朝夕戰懼罔知攸措惟　皇上俯垂哀憐早下爰立之命或起舊臣或賜新

簡吏部推舉已多　聖衷籌度已久得人必真有不待臣之贊一辭者惟在早斷庶幾國享多賢之利而臣亦免覆餗之誅臣不任哀懇之至

五月初十日上

原缺

言李頤當陞揭帖

題昨吏部會臣于朝房言薊遼總督蒙 皇上
親擢萬世德才地甚宜不勝欽服各官廷推原
曾擬及但為總督節制巡撫而順天巡撫李頤
已為右都御史二品官今萬世德以三品侍郎
節制之有妨行事所以中止李頤歷二品俸已
深屢推別用若得允陞則二官之心彼此皆安
臣以其言為然今本部催請南京右都御史之
命如蒙點用李頤遺下員缺以年淺僉都往李

順離任而萬世德可展布矣又講官劉元震滿
考待命進退維谷臣前揭中請以南京禮部尚
書處之俾其善去以明　皇上重學崇儒之意
今吏部催題望加賜點豈惟元震之幸臣可以
别擬講官以輸啟沃之忠也 五月二十五日上

原缺

而釋禍亂何時而解乎如此而欲責趙可懷彌之不能矣　皇上不難以數字處陳奉而過其滔天之勢何難以數字宥何棟如而堅其望治之心楚地安危機在于此無論棟如有罪與否縱使有罪亦祈權從末減姑慰衆心況棟如係陳奉所叅奉既有罪棟如宜無罪矣伏乞　俯採臣言特賜恩赦以昭　聖心不為讒諂之所欺以昭　聖心實憐萬民之塗炭使其欣然誦日月光天之德所謂宥一人而千萬人悅者庶

幾楚事可全美也臣憂念寡虞寢食俱廢不敢

不竭忠披誠八月初三日上

再揭帖

臣惟楚民倡亂是天下觀望之機也今何棟如拿解到京又楚民觀望之機也機之所在而處置無差則萬事可不勞而定矣臣前日特為何棟如之事具揭請命未蒙 允荅臣不勝憂悶恐錯一機則楚民難安而天下不無效尤也

皇上縱怒此一小臣亦當為天下大計而曲加容赦況原無督過之意但因陳奉妄奏而致此無傷於日月之明乎在前諸臣被逮者多矣臣

未嘗有此固請今何棟如一推官耳而臣為之諄諄禱祈蓋為　國家安危大機間不容髮實有不容已于心者潄一小臣其事甚易而可以安定天下其效甚大萬望俯加垂採六月初六日上

催點四川巡按揭帖

題臣惟平播功賞未行將士日夜跂望皆緣勘功御史無人之故四川巡按崔景榮丁憂離任已經半年昨都察院題差一本望早賜檢發臣又惟播功關係三省彼此掣肘若必會同勘奏益致躭延無期不若使三省御史各勘本省兵部總覆爲便如蒙發票容臣擬議上請 六月十五日上

救何棟如馮應京揭帖

題比日楚事之興臣甚服　皇上之斷易陳奉而下回京治罪之旨逐支可大用趙可懷剋期催赴使楚民有所恃而不忍為亂有所畏而不敢為亂真睿謨也今可懷往四十餘日矣再以疏来而一無　批荅竊恐可懷之心疑而楚民亦從此疑臣以為今後可懷疏来願不吝數字慰之至望也臣于初三初六日曾上二揭為拏到襄陽府推官何棟如乞恩宥赦亦未蒙　荅

竊窺　聖心似已有採納之意顧臣能自信而
民愚安能如臣之信且臣未奉　明旨無詞以
荅可懷而釋愚民疑畏之心此所為日夜踧踖
而不寧也今僉事馮應京又拏到矣未審　聖
明何以待之馮應京在楚中甚得百姓之心去
任之時老穉填街泣送至今家家設一牌位焚
香供養遠近誦之如出一口此則楚地安危命
脉所關係也處分稍失後悔難追　皇上凡遇
軍國大事如征倭征播南北邊情一一至當無

少差失今楚亂不小　聖籌素定必無待于臣
言但臣憂迫在心有不能已竊謂應京既得楚
民之心則當即用應京以安楚民其事甚便不
然亦當從寬善廢赦其罪而別用之又不然亦
宜無罷于刑而早為昭雪必不宜更露譴訶而
引陳春之過為已過也昔漢武帝時倪寬為三
輔守以負租當罷民聞其當罷皆恐失之大家
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繈屬不絕課功更最武帝
以此愈任用寬使安三輔之民由此觀之小民

之心信可以德感若釋應京而還用于楚楚人有不感激而令應京之課為天下先者乎儻措置少失中和而使楚人不能釋其疑則彼所供養之牌位香火何年何月從何委棄將恐嘯聚不已而區區一趙可懷必無能以虗言解釋矣縱忘楚地豈可忘　顯陵而輕置之于度外也乞將馮應京併何棟如等一千拏來楚犯大關湯網弘覆堯仁免其罪而優容之則此一斷也更出常情之外而理亂定傾奠國脉于永永矣

臣托在腹心實同休戚不敢不極言備陳六月二十

一日

上

催大審揭帖

題臣惟自古帝王無不致謹于刑獄者蓋上帝好生不好殺帝王敬奉上帝必仰體好生之心而務思全活民命雖一草一木一禽一蟻之微猶不忍也況于人乎　皇上天性至仁尤勤矜恤故常下停刑之旨用培仁壽之基盛德浹于人心非一日矣舊制每年一熱審五年一大審今年正當大審之期已屢奉　明旨而至今尚未遣官臣查萬曆二十四年于五月間舉行而

今已七月矣兩京瞻望有同時雨一日萬幾偶致遺忘而翹首跂足者一日三秋也伏望即賜遣官之命使囹圄之人幸見天日則協氣四流而豐穰可望人心歡慶而嵩祝無疆矣六月二十九日

上